

● 文化新学科系列丛书 ● 韩明安 萧永年 孙正甲 主编 ●

生育文化

张一兵 著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宇宙间最神秘的现象是生命的存在。

地球上最普遍的现象是生命的发展。

人类的自我生产与再生产，始终伴随着人类所特有的文化现象——生育文化。

本书综合介绍了生育的过去与未来，世界各地的生育习俗与生育道德，男女两性在生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生育思想史的沿革与计划生育，系统阐述了生育文化的发生、发展及表现形式。内容翔实，资料丰富，是国内首次将生育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成果。

文化新学科系列丛书

主编：韩明安 萧永年 孙正甲
编委：王智忠 丁成尧 徐晓敏 邓永新
王守义 赵千春 陈淑芬 田若华

前 言

庄子言：“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生生死死、聚聚散散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最根本的规律。死，带给人们的总是惆怅、悲哀和无可奈何；而生，却总是给人们带来希望、喜悦和无尽的力量。当庄子感叹生死皆由天定，不能阻挡也不能挽留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想到，人世间却有着与生俱来、至死不去的那么一种现象，这就是——生育文化。

生育，乃是一种自然现象，文化，却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迄今为止，人类从古猿中分化出来，使用石块迈出了创造物质文明的第一步，已经有三四百万年的历史了；自文字出现以来，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辉煌历史也已经过去五六千年了。在这条由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交汇而成的文化长河中，生育文化正是那最源远流长的一支。

生育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源头。文化最初是由对大地进行加工、赋予其新生命的“耕作”观念中引伸出来的。人类自身

的再创造及其伴随而来的习俗、观念便构成了最原始的初级文化。

生育文化又是人类文化的集大成者。文化所固有的阶级性、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在这里都有着鲜明的体现。由这里延伸出来的彩色丝带联系着文学、艺术、宗教、法律、道德、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等精神文化的每一个触角，同时又受缚于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等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

生育文化还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尺度和风向标。最原始的生育文化总是最落后的生产力和最野蛮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最现代的生育文化也总是同生物工程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最重视人的质的进化等现代文明密不可分的。当各种文化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演变、进化的时候，每一站都可以发现生育文化这位最忠实的伙伴。

透过生育文化之窗，窥测绚丽斑斓的大千世界；采撷生育文化之花，点缀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之园，便是笔者的初衷。

1991年5月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三色交织的生育文化.....	(1)
第一章：神秘的生命之光.....	(12)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3)
▲女娲的荣耀与夏娃的悲哀.....	(17)
▲远古的生殖崇拜.....	(25)
第二章：从自然走向社会.....	(32)
▲婚姻的二难命题——为“色”还是为“后”.....	(33)
▲生命伦理与生育道德.....	(50)
▲弄璋弄瓦及其它.....	(59)
第三章：“母兮鞠我”.....	(79)
▲圣母魂.....	(80)
▲慈母心.....	(89)
▲良母祭.....	(97)
第四章：“父兮生我”.....	(105)
▲父之权.....	(108)

▲父之严.....	(119)
▲父之力.....	(125)
第五章：人口中的核爆炸.....	(144)
▲生育中的质、量倾斜.....	(144)
▲挪亚方舟的危机.....	(163)
▲出路在于“计划”.....	(171)
第六章：从生理到科学的选择.....	(181)
▲遗传·环境·文化.....	(182)
▲优生与优生.....	(187)
▲生育的未来.....	(198)
尾声：让生育文化更加灿烂.....	(215)

引子 三色交织的生育文化

红色、黄色、蓝色，是织就万紫千红的自然锦缎的三原色。

人们或许没有想到，也正是它们，构成了生育文化的基本派系，勾勒了生育文化的方方面面，渲染了生育文化的层层妆奁。

红的是太阳，那是生命的能源。红的还是火，那是生命的灵魂。

黄的是土地，那是生命的摇篮。黄的还是果实，那是生命的合成。

蓝的是大海，那是生命的源泉。蓝的还是天空，那是生命的归宿。

当红、黄、蓝组成黑色的时候，生命便有了营养；当黄和蓝组成绿色的时候，生育便开始了她的里程。

如果考察地球上各个国家、各民族的生育文化，就会发现，千奇百怪、种种各异的内涵和外延都可以归纳为四大类

型。

第一类：火文化。

火，是大自然显示力量的方式。火山喷发的火，闪电雷击的火，植物发酵自燃的火，都曾使人类感到恐惧。人类到底什么时候发现了火烧过的食物比没烧过的要好吃得多，什么时候学会了保存火种和人工取火，现在还不得而知。据科学家研究，在中国，大约在170万年前就发现了自然火的功用，并开始使用火。到了10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开始掌握了火石撞击和摩擦起火的方法。人们同火交上朋友以后，并没有消除对火的敬畏之心。火不仅为人类开拓了更丰富的食源，还促进了人类智能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这使得人类对火的崇拜从古至今，从未敢懈怠过。世界上许多民族把生命的产生和存在归于火的力量，形成了以火为灵魂的生育文化。

中国的鄂温克族把火同能产生生命的妇女连结起来，认为火神就是他们的祖先，并且是位年高的妇女。因此他们从平时吃饭到祭牲畜之神都要先祭火。主祭者也都是妇女。新媳妇进家门也要先把自己介绍给火，举行结婚仪式也要先拜火。无论是对家里的火种还是山上的野火，都不能轻易扑灭。

火在缅甸人的生育中占有格外重要的位置。这里的孟族产妇在分娩时要自己做产床，产床旁边一定要生火。火柴必须在她怀孕7个月时就预备好。若开族产妇的房内要昼夜生火，并派专人看守，男人不得入内。分娩三天以后，要清除火塘里的火和灰烬，重新点燃新的木柴。七天以后，要举行撒火仪式，把分娩时用的工具和剩下的柴禾扔出去，同时在房间里撒谷粒，用棕榈枝驱鬼，用皂角触婴儿头部驱邪。

在气候炎热的亚热带，生产时还要生火，那难受的滋味可以想象。而泰国的产妇却还要经受一场火的“洗礼”。按照当地民间风俗，产妇分娩后，要赤身卧在火上用火烘。头三天用微火，三天以后改用盛火。在烘火期间，谁也不许问“热不热”、“辛苦不辛苦”一类的问候话，恐怕冒犯火神。直到过半个月以后，再请巫婆为产妇除毒火，向火神礼拜叩头。

第二类：土文化。

中国有句古话：“父天母地，天施地生，骨相象父，性气象母。”^①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人是来源于黄土并归于黄土的观念。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女娲的来历是源

^① 陈东源：《中国妇女生活史》第2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于原始人对石头的崇拜。石头为土精，蛇又是土地神秘的象征。因此，女娲的形象都是人面蛇身，不但能用黄土造人，而且能炼石补天，拯救众生。西方文化虽然与东方文化大相径庭，却也有着类似的传说：上帝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就是用尘土制作的。于是，对土地的崇拜也就寄托了人类对收获、对生育的崇拜。人们普遍认为，大地养育了人类，是人类力量的源泉，大地深处，有一个能决定人生生死死的冥冥世界。在旧中国，到处都设有土地庙。在人们的心目中，每一方都有土地神，掌管当地的土地生灵，年岁收成。人们年年都要祭祀土地神，以求年丰岁熟。山东荣成县人在清明节那天，各家的小孩都拿着香、面粉做成的小燕和熟鸡蛋到土地祠供奉，叫作“煨清”。也有的孩子藏到土地祠后，一看到有人来就把小燕和鸡蛋放下，大家争抢一气，叫作“抢清”，往往要一直闹到半夜才回家。把对土地的耕作同妇女生殖过程联系起来，是人类把自然崇拜同生殖崇拜联系起来的最初的文化意识，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而由土地中汲取力量的意识却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反映。缅甸的若开族在婴儿的命名式上，就必须由一名老年妇女把婴儿的双脚放在地上沾沾土，再抱回楼上。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有一个为人熟知的英雄参孙。他的母亲是大地。当他双足踏在大地上时，就从母亲那里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从而所向披靡，不可阻挡。后来敌人发现了这一秘密，将他挂在空中离开了大地，他顿时变得软弱无力，被敌人杀死了。

现代科学家在研究生命的起源的时候，将这种原始的生育土文化升华到了科学假设的尖端。有人说：生命是从遗传

密码的(RNA即核糖核酸)自我复制开始的。而RNA来自粘土，正是在这种粘土中，进化产生了原始生命。

第三类：水文化。

水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表现，但以西方的生育最为典型。在欧美基督徒中普遍有给婴儿和入教者洗礼的洗俗，这是他们步入人类社会中的头一件宗教大礼，也是一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洗礼早期是在井边或河里进行。从公元4世纪后开始设洗礼池。6世纪后逐渐演化成洗礼盘，固定在教堂内进行。洗礼又分注水礼和浸礼两种。注水洗礼一般由神父或牧师给受洗者额上倾注少量的水，让水从额上流下，同时口诵规定的经文。浸礼是由主礼者口诵规定礼文，引领受浸礼的人全身浸入水池中片刻。8世纪以后，这种洗礼方式因不方便，在西部教会中已不实行，在东部教会新教的浸礼教派中仍举行“浸礼”。浸礼教派反对给婴儿洗礼，认为受洗者必须到成年期能够理解受洗意义时才能领受。

基督徒们认为，凡未经受洗礼的人死后不能上天堂，也不能再生。在《圣经故事》中专门描写了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人。据说这个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亲，专门给人们洗礼。

洗礼这一词汇融入现代汉语中又增添了新的意义，被借代比喻经受了某种考验，比如“战争的洗礼”、“血与火的洗

065795

礼”等等，这大概是施洗的约翰和耶稣基督当初所没有想到的吧！

基督徒在受洗礼的同时还要认教父教母。教父教母一般请教会内信仰虔诚、品德高尚而又有名望的教徒担任，负责监督并保护受洗者的宗教信仰和行为。对于父母去世的未成年人，教父教母往往成为他们立世于社会的监护人。

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中，荷马曾在《伊里亚特》的故事中把水的力量神化成了一种魔力。书中描写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英雄阿溪里所向披靡。因为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母亲曾把他放到地下王国的魔水里沐浴。从此他就变得刀枪不入。可是，在他沐浴的时候她母亲抓住了他的脚跟，使他的脚跟没有浸到魔水，成为他身体的致命部位。而他的敌人帕里斯正是抓住了他的这一弱点，用箭刺穿了他的脚跟，使这位英雄丧失了生命。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清楚地掌握了水可以使人活命也可以使人丧生。正是这种令古人长期因惑的现象使古人在生活中产生了对水的依赖与畏惧交织的矛盾心理，在关系到新生命存活的生育活动中，他们更不得不在水的面前小心翼翼了。

东方人在生育进程中对水也是非常重视的，但是有的是喜水，有的是忌水。

亚洲人普遍有给婴儿沐浴的习惯，而且要伴有各种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例如在尼泊尔农村，婴儿出生时要举行“清洁仪式”，第6天剪断肚脐，第10天由母亲抱着洗澡。泰国的婴儿同母亲遭火烘的遭遇相反，生下后每天都要放在冷水

里浸泡，直到面色苍白，嘴唇青紫为止，据说这样可以防止婴儿生病。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地区的民族有这样一个习惯：他们在为婴儿举行命名礼之前要举行沐浴礼。即把婴儿放进水桶中，由四名妇女撑开一块白布，遮住婴儿头顶，然后在白布上方用力劈椰子，使椰子汁透过白布滴在婴儿头上。据说，刀砍椰子发出的声音象征着惊天动地的雷声，婴儿听了这样的声音，长大才能勇敢，能经受得起各种考验。然后再用清水和肥皂把婴儿擦洗干净。

缅甸的孟族不但在孩子满月时要举行清洁仪式，还要给产妇洗澡净身。他们先用姜汁给产妇涂身，再用席子把她裹起来，在她怀中放上一块热砖，盖上毯子发汗，过一会儿再擦去汗水用皂角叶熬水给她洗澡。最后，婴儿的母亲还要浇水给接生员及众位亲友洗手，用椰子、香蕉和糯米饭招待来客。若开族的产妇要一个月以后才可以洗头。而苗族妇女生育15天以后就可以用草药熬制的水洗澡。

中国妇女生育的规矩是产前洗头洗澡，在坐月子期间是严禁洗澡的，但对婴儿则普遍是诞生即洗。有的民族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是生时，另一次则是死时。在西藏东部、四川、云南边境的傩傩族在小孩出生时，还要用冷水洗澡。湖北和湖南人在农历8月14日还有用朱水点小儿头的习俗，叫做天灸，说是可以压灾免病。而苗族孩子生下来即放到水里，能浮起来就养活，沉下去的就扔掉。

看来，水在生育中的作用，不仅有清洁的功能，还担负着免灾优生的使命。有些科学家认为最初的生命来自于水是

有道理的。

第四类：图腾文化。

这是生育文化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在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朦胧的古代，这种文化的地位格外神圣。

中外历史上都有以某种动物为图腾的民族。当人们无力抵御天灾猛兽的侵害与袭击时，他们总希望自己能从上苍那里得到一种能战胜一切的力量，或是希望自己能象猛兽或吉祥的禽鸟那样无所不能，所向无敌。于是，人是动物所生、或是人与动物交配所生的种种想象就出现了，并借助于神话的形式演义成为种种希奇古怪的图腾文化。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曾有过这样的论断：“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①他认为人是由马变来的。这样的结论在现代人看来当然是很荒诞的。但在古代却不鲜见。例如古埃及人认为皇后与神鹰结合才能产生王子，克里特人认为雄牛与妇女交合可以生儿育女。

看过《聊斋》的人，都会记得蒲松龄笔下那些美丽善良的狐仙，有的仗义勇为，惩恶扬善，救人于苦难，有的同多情

^① 见曹础基著《庄子浅注至乐第18》，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7页。

的书生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后又悄然离去……这种人与动物交配为偶的故事在世界文化史上并不罕见，不独中国有，外国也不少。著名的如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女嫁给一只狗盘瓠，马头娘娘同马结婚，俄罗斯的《天鹅湖》中的王子与天鹅化成的美女结婚等等。人与植物结婚的传说也不少，什么牡丹仙子、玫瑰小姐都曾经给那些做梦都想要媳妇的人以莫大的安慰。在北美、非洲，这类的传说也颇多。据说印第安人是大乌鸦酋长与海贝的后代。大乌鸦酋长在海边拾得一只海贝，同它结了婚，海贝又生了一只雌海贝，酋长又娶它为妻，他们的后代就是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一带的肖克士人自称是祖先肖克士与雌熊结婚而生的后代。非洲关于猎人与动物变的美女结婚的故事也很多。在西黄金海岸伯拉河口查马市居住的青花鱼族人和阿比族人，都认为青花鱼是自己的母系祖先。此外还有栗鼠家族，甚至有同雨、太阳交合而产生的雨族、太阳族。古希腊人认为将魔术之水向妇人淋洒，便可使之怀孕。

在墨西哥的米杰肯州，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说是在很久以前，鸡神下凡来到人间，碰到一只美洲虎，猎人打死了美洲虎，使鸡神死里逃生，鸡神为了感谢猎人，就从天空里取回玉米、水稻种子教猎人耕种，使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过上了幸福的日子，鸡也成了美好的象征。于是，每当婴儿出生，人们都以鸡为贺礼，并把鸡毛插在小孩的帽子上，祝愿好运伴随着孩子。

中国图腾文化的最典型例证莫过于“龙的传人”了。凡是海内外的华族都以此为共识，为骄傲，为团结和和睦的凝聚

力。关于其来源，种种说法不一。依笔者看来，仍不过是女娲——蛇——龙传说的翻版，当母权社会被男人们掌权以后，便给蛇身加上了马头、鹿角、鸡爪，使这位造人的女神变成了勇武神威的男性形象。

对女娲的崇拜还有一种说法。据说，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青蛙被看成是生殖力旺盛的象征，有一个民族甚至以“蛙”为图腾。“蛙”与“娲”同音，女娲实际上就是女“蛙”。

生育文化的几大派系在有些民族中是交织共存的。他们在生育意识中既崇拜水，又崇拜土和火，也对某种图腾奉若神明。例如非洲的加里曼丹的伊班族过的是水上生活。但是他们却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在陆地上降生，以便将来能在陆地上落脚。每到妇女产期临近，夫妻俩都要一起上岸盖一座小屋，让妻子在小屋里分娩。丈夫则仍睡在船上。而当孩子出生后的第五天，他们还要把孩子带回到海上，放在海水里，说：“这就是大海，是你的家，和它交朋友吧！”然后再对大海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请你记住他。说完往大海里扔几枚钱币，算是交了“学费”。

对女娲的崇拜也体现了这几种派系的综合。据说，古人崇拜水中的贝类，而贝类通常分为两扇，在民间常常被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隐秘象征。而在古文中，贝类被称为“赢”，与“娲”“嫫”相通，对贝类的崇拜也就演化成对女娲的崇拜，实际上也就是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崇拜。

红的火、黄的土、蓝的水、斑斓的图腾，组成了生育文化的血肉之驱，也为我们研究生育文化提供了图示和索引。如果你循着本书一页一页翻下去，便可以发现，在生育文化